

烂耳朵

瞭望塔
动物书系

（加拿大）汤姆·西顿 著 赵 莹 译



海燕出版社

(加拿大)汤姆·西顿 著 赵莹 译



烂耳朵

瞭望塔
动物书系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烂耳朵/(加)西顿(Seaton,E.T.)著;赵莹译.—郑州:海燕出版社,2008.10

(瞭望塔动物书系)

ISBN 978-7-5350-3858-6

I.烂… II.①西…②赵… III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39240号

封面绘画:马戈

内文插图:冯乾

责任编辑:郭六轮

美术编辑:王伟

责任校对:冯锦丽

责任印制:邢宏洲

责任发行:卢曙光

出版发行:海燕出版社

(郑州市经七路21号 邮编:450002)

发行热线:0371-65734522

经销:河南省新华书店

印刷: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

印张:3.75印张

字数:70千字

版次:2008年10月第1版

印次: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8.50元

写给年轻的朋友们

我在一个研究院里研究世界文学，也多有机会接触年轻的朋友们文学阅读。作为一个了解世界、解读世界的窗口，关于人与动物、人与大自然的文学描写是大家所最感兴趣、最热衷的一块。现在我就在这一块文学中挑选一些最值得读、最有意思也最有欣赏价值的小说故事来呈奉于此，想必大家也会像我一样喜欢它们的。

动物文学有自己特殊的要求，就是，要求作家深爱动物，善于观察动物生态，长年累月地体验动物世界并有自己独特、深刻的感受，然后把观察所得、感受所得用种种文学手段表现出来，还要表现得不悖于科学。总之，既要有足够的科学性保证又要有足够的文学性保证——要生动，要耐看，要经得起推敲，经得住磨损。

汤姆·西顿(1860—1946)就是这样的，他被公认为是地道动物文学的鼻祖——自他发表《动物记》以后，动物文学才开始兴盛起来。通过阅读他的作品，我们知道了动物的生活、智慧、友情与人的种种关系，以及自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。

西顿是加拿大著名的作家和画家，一生都献给了保护大自然的事业。他先学自然科学，后到法国学写生，回到加拿大后，在草原上住了很久，对动物的生态习性作了详细的观察，他所写的动物故事都是以这些实地观察为基础的。他曾写过一部自传体作品，当中叙述到他如何为了准确无误地表现他所描写的动物对象，长年一丝不苟在大自然环境里认真观察，以日记的方式积累大量的原始素材，如何以他顽强的意志和始终不渝的信念坚持动物故事创作。由于他总是以异常热忱和亲切的态度来表现“四脚主人公”和“披羽毛主人公”，从他笔下出来的动物故事读来总是格外令人感动。

然而，西顿又绝不滥用感情，不因为他是深厚的人道主义作家而去改变达尔文学说的基础：生存竞争，自然淘汰，野生动物世界的有规律的内在关系，对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等——动物世界就是由这些支配着的，人

的主观愿望改变不了这一切。忠实于生物学的真实性，忠实于他自己的野外观察，这是西顿最了不起的品格。西顿自己就这样说过：“作家不把动物加以人化，不堕入庸俗的拟人化。拟人化作为一种文学手段不是绝对不可以采用，但是采用的目的和用意只在于更好地普及达尔文学说——首先向少年儿童普及，在于帮助少年儿童形成自然知识体系，在于培养少年儿童的人道感情。”西顿作为一位动物小说的杰出作家，他的注意力总是牢牢地集中在各种动物的个性上。

这里所选的都是作家本人特别看重的名篇，尤其是《狼王洛波》。洛波是只智敏狡黠的老狼，它爱自己的异性伴侣布兰卡爱到忘我的程度。它的伴侣遭遇捕狼机毙命后，它竟极度郁闷憔悴而死去。西顿的每篇故事都有一种动物的简略传记，它们各有一套表现英雄感情的行为和方式，读来荡气回肠。这些故事都生动、有趣、细致，带有西顿特有的温柔、幽默。这些娓娓道来的动物故事能使读者养成许多好品性：爱护动物、善于观察、爱好劳动和独立自主，能使读者增加有关大自然的尤其是动物的知识。

——书系主编 韦苇

银点 | 1



烂耳朵 | 21



狼王洛波 | 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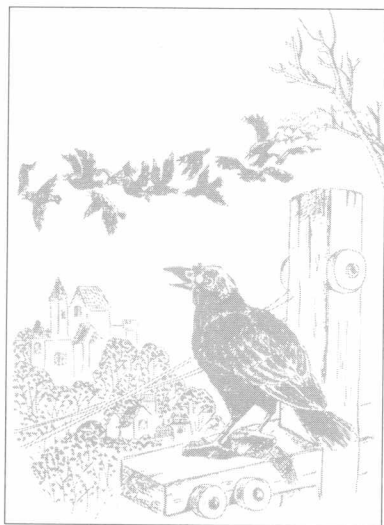


冥果 | 85



目录

银 点



(加拿大)汤姆·西顿 著

赵莹 译

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一只野生动物呢？我指的当然不是偶然遇到一只，或者在笼子中饲养一只，而是不管它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，长时间地、细致入微地去了解它，体会和融入它的经历与生活。我们往往无法将一只动物从它的同伴中区分出来。譬如说狐狸或者乌鸦，许多外貌都非常相似，我们根本就不敢肯定下次见到的是不是上次那只。可如果在一段时间内，一只非常强壮或者格外机灵的动物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它会变成一位领袖，或者说它是一个天才；又恰好它体形高大或者有什么出众之处，能够立刻被人们记住和认识，那么它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焦点动物，在它生活的那个地方被人熟知，从而令我们对野生动物的生活充满兴趣，说不定那是一个比人类生活更为精彩、更加奇妙的世界。

在这些动物当中，卡淳德是一只短尾巴的狼，14世纪初它曾在巴黎周围统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；克拉伯福特是一只跛脚的灰熊，不到两年时间内，它曾在萨克拉曼多上游流域毁掉了所有的养猪场，令几乎一半农民破了产；洛波，新墨西哥州赫赫有名的狼王，在它叱咤风云的五年间，平均每天都有一头牛被它杀戮；索尼的黑豹在近两年的时间内使三百多动物无辜丧生——银点也

包含在这些动物中，我将和大家谈谈它，讲述我所知道的，关于它的一切。

银点是一只极其聪明的老乌鸦，为什么会被称作银点呢？因为它右眼和嘴巴间有一个银白色的点，如同一枚银色的硬币镶嵌在右脸上，也正是这个银点，将它与



它的同伴区分开来，被人们认识，所以我才能将它同我所知道的它的故事联系在一起。

大概我们都知道，乌鸦是顶顶聪明的鸟类，或者是最聪明的——人们常常用“像一只老乌鸦一样聪明”这句谚语来赞美拥有智慧的人。乌鸦非常懂得团队的作用，它们也像士兵一样勤于操练，甚至它们的勤勉超过士兵，因为它们几乎终日值勤站岗，长时间处于战备状态，它们相互依存，相互守卫着彼此的生命与安全。

它们的领袖是年龄最长、最富于智慧的一个，同时也是最威猛强健的一个，因为它们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，随时面对突发的暴动、叛乱与侵袭。做士兵的乌鸦们往往只是年轻平庸之辈，没有什么特殊才能。

老银点统率着一个庞大的乌鸦团队，它们的根据地建设在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弗兰克城堡，那在城市的东北边上，掩映在一片苍松翠柏之间。这个团队的成员一直维持在二百多只，我至今也不清楚它们的数量为何一直没有发展壮大。

在较为温暖的冬日，它们会一直待在尼加拉河，但若是凛冽寒冬，它们便飞到遥远的南方过冬。在每年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老银点总会召集手下，飞越多伦多和尼加拉大瀑布之间四十多英里的宽阔水域，但是它们

并不采取直线飞行，而是沿曲线先向西飞行，这样可以看到登达斯山脉熟悉的路标，直到苍翠的小山出现在视野中为止。

每年，它会率队来此逗留六个星期。每个早晨，乌鸦们分三组出去觅食。一组去东南方向的灰桥湾，一组向北去德昂，最大的一组向西北方向到达峡谷地区。我们不清楚前两组如何安排，但是最后一组一定是由银点亲自率领的。

在平和安宁的早晨，它们会飞得高入云天，排列非常整齐。但是在起风的日子，它们便以峡谷为挡风屏障，沿峡谷低低地飞行。从我的窗户远远地望去，便能够看到这个峡谷，我第一次看到这只老乌鸦，是在1885年。那时，我刚刚搬迁到这个地区居住，邻居们告诉我说，这只老乌鸦出现在峡谷中已经长达二十年之久。我常常看到银点沿着那固定的路线，在峡谷中往返飞行，每次它都要穿过许多座房屋，许多架桥梁。

几乎整个的三月以及部分四月中，还有夏末和秋天，它在不停地往来穿梭，你总能瞧见它矫健的身影掠过眼际，听到它对手下发出的讯号传过耳边。后来我渐渐地明白，我们人类尽管绝顶聪明，但是乌鸦这种鸟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社交体系，诸多方面看来，它们

并不逊色于人类，甚至某些方面比人类还要优秀。

某一个风大的日子，我正站在横跨峡谷的大桥上，这个时候，我看到老银点率领着长长的、有点不规则的队伍向根据地飞去。它们的飞行高度不到半英里，我依稀听得到它们的对话：“很好，前进！”银点在队伍的上首发令，副官在队伍尾部遥遥回应。

它们飞得太低，低得快被风刮散了，于是它们将队伍调整得略微高些，以便可以飞过我所站的那座桥梁。银点发觉我站在桥上一直注意着它们时，似乎不大友善。它察看了队伍的飞行情况，下了新的命令：“注意，警惕！”随后带领着大家继续升高在空中的位置。它又察觉到我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，于是率队从高过我头顶二十英尺的高度飞了过去。它们都飞过桥以后，便又降回了原来的高度。

第二天，我依旧站在原来的地方，这次乌鸦们依次从我头顶掠过时，我高高举起手中的拐杖，向它们瞄准。老乌鸦反应迅捷，高叫一声：“危险！”然后立刻将队伍拉高了五十英尺。不过，它看清楚我手中并不是一支枪，随即又匆匆冒险飞了过去。到了第三天，我真的带着我的枪出现了，它又在第一时间叫：“危险，枪！”它的副官立刻将它的号令传达下去，全队的乌鸦即刻进

入紧张的战备状态，向四面散去，直到飞离了射程范围，安全地离开，它们才又低了下来，继续在山谷中前行。

又有一次，当这长而松散的队伍回到山谷里时，一只红色尾羽的鹰在它们固定路线旁的一棵树上降落。这个时候，老银点突然大叫了起来：“鹰，鹰！”依旧保持着原有的飞行速度，每一只乌鸦都慢慢地靠近它，直到它们全都落在了一块大石头上。这时，它们不再怕那只鹰了，继续按照路线前进。可还没飞多久，它们又发现一个手持枪支的男人，呼唤声再次响起：“危险，危险，枪！散开！”话音未落，乌鸦们已经盘旋着向四周飞散，直到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。

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，我发现乌鸦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命令，这些命令之间发音仅有细微的差异，可传递的意义却千差万别。当命令喊了五次，说明遇到了鹰，或者一种体形庞大、富有攻击力的鸟，显然是要改变飞行的方向了；如果接连喊五声，就说明出现了危险；如果接连喊四声，那就意味着撤退；如果连续喊两声，则表示同伴之间相互问候。一般情况下，一声就是领袖在向士兵号令，大概相当于“立正”。

四月里春光明媚，乌鸦们便蠢蠢欲动，行为反常，

好像是要出什么大事。它们不再如同往常一样勤勉地四处觅食，往往会在松树林里一待就是大半天，相互追逐打闹，比试各自的飞行技艺。它们很乐于从某个高处向正栖息着的同伴俯冲下去，在快撞到对方的一刹那，陡然转向，重新飞回空中，速度非常的快。从高处突然飞下时，乌鸦的翅膀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，似乎是隆隆雷声从远处传来。有时，会有一只乌鸦低下头，抬高自己的羽毛，紧紧地靠住另外一只，发出咯咯的叫声。

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后来我明白了。它们正在求偶，配对。雄乌鸦在雌性面前展示它们翅膀的力量，还有它们声音的嘹亮。它们非常重视这个过程，在四月间，几乎所有的乌鸦都找到了自己的爱人，然后它们各自分散去度过浪漫的蜜月，留下一个冷清而寂寥的弗兰克城堡。

苏格勒夫山是德昂峡谷中独立的一座山峰。森林覆盖着它，将它同不远处的弗兰克城堡连接了起来。这两座山之间的森林当中，有一棵高大的松树，它的顶端有一个被遗弃的鹰的巢穴。每个多伦多的男孩子都知道这个巢穴，但除了我曾在那儿射下过一只黑色小松鼠外，人们并没在上面发现过任何活物。年复一年，这个巢穴

渐渐地陈旧腐败下来，开裂得一块一块。可它始终没有像其他的旧鸟巢那样从树上掉落，摔成碎片。

五月的一个清晨，天色蒙蒙亮，我出门溜达，慢慢地穿过这片树林，地上的叶子打满了露水，踩上去没有发出任何响声。经过这个老鸟巢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里面露出了一条黑色的尾巴。我走过去轻轻晃动了一下树干，一只乌鸦从里面飞了出来，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。我一直有种怀疑，觉得每年都会有一对乌鸦在这棵树上栖息，不出所料，银点和它的太太居住在这里。

原来这个老鸟巢就是乌鸦领袖的官邸，它们非常聪明，每年来这里洒扫照料，维持清洁。看来它们在这里安居已久，可是几乎每天都有持枪打鸟的猎人和小男孩从它们的家下面走过，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它们的存在。后来，我用望远镜悄悄地观察过它们几次，但没有再惊动过它们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只口边有一块白色东西的乌鸦飞过德昂峡谷。它飞过洛丝戴尔小溪的河口，又飞落到海狸树上。它落在一个白色物体上，然后开始在四处盘旋，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我恰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我的老朋友银点。过了一分钟，它捡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，那是一只贝壳，然后它穿过泉眼，停在码头